

汲古閣辭

张翀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汲古閣辭

张翀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汲古闲辞/张翀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55-0876-4

I. ①汲…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4100号

Copyright © 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汲古闲辞

作 者 张 翀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876-4

定 价 45.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www.beepub.com

采集文明 传播智慧

序

张翊的文才，我是知道的。无论是他的学术论文，还是其他文稿，都让我在阅读中读出一种不一般来。不过，当我看到张翊的这部随笔《汲古闲辞》的稿子时，其速度之快，多少还是让我感到有点惊讶。因为在一年前，我才审读完他的《商周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一书，那是一部推理严密的学术著作，而这是一部文笔生动的文艺作品，几乎在同一时期，他用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在写作，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所谓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一种叫逻辑思维，一种叫形象思维，前一种思维多用于理论研究，后一种思维多用于文艺创作。有人说，科学家用概念来思考，艺术家则用形象来思考。也有人强烈反对这种区分方法。我个人认为两者没有那样对立，二者之间既有区分，又有联系。一个好的作家，必定是熟练运用两种思维方法的高手。金庸白天在办公室写社论，晚上则躲在家里写小说，现实与神魔世界可谓两重天，而在金庸那里却变换自如。中国考古文物界的王世襄、孙机也属于这样的人物。

张翀莫非在追随前辈？且看这部随笔的篇名《百年风云谁倚》《苍凉外的回望》《从江山到江湖的褪色》《如许青花》《镜凝菁华》，就忍不住先睹为快的欲望。张翀用轻松的笔调写来，但看似通俗的文章写起来并不轻松，内容涉及古书画、诗词、青铜器、瓷器、瓦当、古琴，等等，作者非有较为宽博的知识不可。好在命运对张翀颇为眷顾，他自幼受到家庭的艺术熏陶，后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学习。严格的学术训练，大量书籍的阅读，旷野上的考古实践，对各色文物的零距离观察，形成他有特色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视野，也颇具情趣。

《百年风云谁倚》是一篇不到4000字的作品，作者通过2011年的北京春拍及拍品，将辛亥革命以来几十位历史风云人物巧妙罗织一起，品评臧否，勾勒出一幅既壮阔又苍凉的画卷。最后借用于右任的半阕《金缕曲》作为结尾——“百事从头起，数髯翁，平生湖海，故人余几。褒鄂应刘寒之友，多少成仁去矣；到今日，风云谁倚”，令人无限感慨，很有历史厚重感。他笔下的《董桥的文思》，看似描写一位收藏家和他的藏品，落笔却处处在于“情趣”二字。董桥收藏宏富，但更在乎一种因缘，认为收得来是一种福分，散出去也是一种缘分。他曾与人合制“竹诗文臂搁”，手书“小园终日静，竹石傲云烟”，可见其心态之淡泊。阅读该篇，让人始终沉浸在一种玩赏的优雅氛围中，

甚至忘了主人的藏品。这是董桥收藏的独到之处，也是张翀观察的独到之处。再如《颠张不颠》一文，与一般谈论唐代书家张旭的文章不同，从时代背景、书家出身等方面作综合分析，指出这位书家的独特之处与成就之高，令人耳目一新。

张翀的这部随笔有三大看点：有历史厚重感，有情感，有新意。大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与丰富的形象思维的作者，其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将深刻的哲理渗透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让读者在欣赏与享受中品味高雅的文化，这是广大读者的需求，也是众多作者的追求。然而有些文章在“选材要严，挖掘要深”上还有所欠缺，或许这正是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张懋镕

壬辰年初秋于古城西安

自序

这束小集的文字，多源于在杂志上煮字卖文。此番结集，总有些话要说，也算是对“二次贩卖”行径的一些辩白。对于读者来说，看杂志的文章如吃甘蔗，随嚼随吐，虽然也入梁实秋的“不亦乐乎”谱中，但滋味留存尚多，重新榨取，一盏马蹄甘蔗水也可盈盈出炉。然而，重新结集，则需要著者、编者更深的编写功夫，这也是“汲古”一词的由来。

笔者早年从学于考古门，下笔自然少不了涉及古物，又因家君绘事丹青，不免也会点染许多翰墨。文章总为稻粱谋，我身陷上古不能出，虽然也染指翰墨风雅，但多是谈论较为古老的书画作品，归属名下也不算可靠，然而情感心绪皆由此而生，属于“我注六经”的范畴。我现虽然还在学术圈中谋食，然而圈中学科林立且日渐森严，且又乏有欧美当代学术机制，只不过是空扎下篱笆，却少有掩映生姿的藤蔓。生姿的枝条必能露出人文的生机，而所谓学科却不经意地将其稀薄、排挤。或勇或智的学者开始有了学术的逃离或疏离，李零先生的《放虎归山》是我所读

过的第一本这样的书，郑岩师与汪悦进先生合著的《庵上坊》也别曲通幽。我这效颦的举动中，自信还有几分真挚且属于自我的情感，这也是能够付梓及阅读的一点价值吧。

考古发掘活动会获得极大量的材料，地不爱宝似的涌现使得从业者的感觉渐不敏锐，情感也随之迟暮。这无从苛责，但我不愿是只由凉渐烫的水中青蛙，只能凭借手中之笔来书写另一重风景。《镜凝菁华》就是在这样心绪下的第一篇成熟文字，是我在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中的库房中过手数百面铜镜，撰写两万余字《西安文物精华·铜镜卷》条目之后的余墨。这距当时扛活已过了数年光景。余墨之文所引用的材料或多常见，笔下的一点小常识也会被博雅君子所哂，但材料经过反刍咀嚼后情感更加充盈；也拜这篇文章所赐，使我摆脱了课题项目之累，置身于文人赏鉴的风雅中。在此之前，曾写有半篇《雁塔古思》的草稿，宦游京华后屡次回故乡西安，不知什么时候将其补完的，也许是离得远了看得更分明了。五陵少年总爱守着咸阳原，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遗憾多少不自知，幸而我能够出游客居，文中也多是跳脱出来的冷眼，而非恋栈故乡的热语。同样，《情断长安城》也是如此，可从立意到写成，也隔了五六年，中间去了汉长安遗址几次，读了《汉书》《三辅黄图》《西汉会要》等书，积累也算厚实，虽开出一朵野花，所幸能够饱含情感生机。

而后，阅历渐丰，稍有文名，辱两三杂志不弃，偶有约稿，下笔落墨也勤。约稿的好处，是有一个隐形的督促，出现若干想法后，很快能够随之成文；但也有不足，就是时间紧促凝练不够。好在之前多多少少读过点书，也东南西北看过一些东西，勉强可以支撑。为杂志撰稿有两个阶段，前者为一家带有文物性质的杂志，故而涉及古物的文章稍多，像《先民遗迹，心追手摹》《琴心·侠骨·仕子》《新郑古铜器发掘记》《瓦当自收藏》等文陆续写出。《先民遗迹，心追手摹》是一篇讨论先秦墨书心迹的文章。我幼年学书至今未废，意图将学术与艺术熔炼，遂有此文，同时也是我曾承担过的一个名为西周金文笔顺与书法课题的副产品。《琴心·侠骨·仕子》是早年痴听古琴的延续，亦感秦皇汉武的文人是有桀骜的龙性，并非全是洪磊笔下病态的“儒生”。少年叛逆期对“儒学”不以为然，在去冬读过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后却开始心悦，始知需要分先儒与后儒，先儒侠骨铮铮，颇有仕子风范。读过朱子虽心悦并非臣服，先儒也不是教人臣服的；摇滚也是有一颗年轻的心，而《酒狂》就极具摇滚范儿，这在文中都有讲到。《新郑古铜器发掘记》是一篇关于古铜的文章，当属本业。新郑铜器为1949年前重要发掘之一，分藏在河南与台湾两地的铜器也近出有图录，但我还是花费一番功夫，读了一通旧书，或取自网络的电子本，或借于研究所的线装书，意欲还原

当时发掘及鉴藏的历史场景。这于学术内部，不过是钩沉小道，而在大众认知，则是现场感的复原，是文字写就的“纪录片”。《瓦当自收藏》也是一直想写的一篇文章，早岁考古实习，在汉景帝阳陵邑的一个探方中，我就手发了两百余枚瓦当，虽多是云纹普品，但与瓦当因缘已订。后来，家岳丈也以瓦当拓片题跋作为主题收藏。要说，瓦当拓片在关中也较常见，但经名人书家款题，不觉朱墨灿然，风流慰藉。家岳丈藏品中不乏前贤遗墨，然一家之藏总不免有敝帚自珍的嫌疑，我还是将眼光放大，文中也提到了吴大澂、吴湖帆题跋递藏的瓦当拓片。

在此之后，又因缘巧合，为一家面向市场的艺术刊物撰稿，先后写了《王世襄的琴心》《董桥的文思》《百年风云谁倚》《如许青花》诸文。王世襄是我极为敬佩的文博前辈，金城的外甥，燕京大学毕业、故宫供职一年余都是可堪一书的，但他收藏第一件家具乃为琴桌之用，携琴游美一年，仿佛如李太白诗中“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情景。王老夫妇先后下世，藏品也逐渐散去，独让我生怜，同时怜惜的更有王老早年见黜于故宫旧事。可能我更敬重的是他的一点琴心，或曰情趣。老辈学人都有的，间或能慈护后学，并不全如董桥所言老年人脾气大。先前，董桥甜腻的文风也颇能慰藉逆旅孤灯，或增几分轻薄的温暖，遂着迷起来，大收牛津良版。期间，

也恰逢有两场董桥藏品专场拍卖，我也就顺手写了《董桥的文思》。必须承认，董桥还是有些文思的，否则罗孚也不至于说不可不读董桥，但更偏好苦味的我，更认同冯唐“少读董桥肉肉的文字”之说。但文人集藏散去总要有所纪念，所以也就编入集中。《百年风云谁倚》是一篇应时的市场扫描文章，是前年辛亥百年诸拍的观察，不能进身热拍，就退而冷眼旁观。早年关于民国文章不多，我也仅读过谢泳等人的书，而今关于“民国”的书走红热销，厕入这篇文章于小集内，对民人书作虽有自醒之言，但也有“水煮”之虞，望读者哂正。《如许青花》的写作让我回到了当年在校园学瓷器的日子，周晓陆先生指点高古瓷器的高蹈出世我依稀记得，但青花的走红除过元青花的追捧外，更有着全球商贸的历史背景。我着眼于海洋文明，写出青花的色泽花纹更易于接驳域外，当然明代永宣青花的绝世精美，也在于在万丈红尘中能不改旧时明月。

在为两本刊物写稿的同时，也间或应朋友之邀，为《中华艺术画报》写了几篇半研究半赏析的文章：《由江山到江湖的褪色》《鹤舞悲风》《苍凉外的回望》。《由江山到江湖的褪色》是写了宋徽宗时期的两幅长卷：《千里江山图》和《清明上河图》。今年故宫武英殿将《千里江山图》全幅展出，我足足看了一上午。《鹤舞悲风》是由一件不怎么可靠的米芾作品《舞鹤赋》开始，写了米芾幼年底色与颠

狂。米芾的癡保全了他的内心世界，也使得鶴尚存仙禽姿态，这可以看做是《琴心·侠骨·仕子》主题的复调。而《苍凉外的回望》则是写了诗词及书法史上被低估的一位人物：张孝祥。用句时髦的词，是“打捞”。于湖先生身上有太多的苍凉，让人只敢回望，不敢亲近，也低估了其词其书，但他的词书双绝却缘于他早年苍凉的底色，让人不觉唏嘘，也使我用着十分的感情来写，不只是煮字卖文。

十数篇文章写完，书也读了不少，亦让“轻薄为文”背后能够不发空语，更能置古人之境，入古人之情。在我看来，好的文章不在于知识的侍弄与获取，更在情感的交融。“汲古”正是如此。也唯如此，才能达到“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历史关照。在知识日新月异的今天，更加渴望真情实感，如果没有情感浸入，许多书只不过是一片荒芜的材料场。沉浮书海之际，幸遇张兄业宏，不以我年轻学薄，诚意出版，感铭不已。为小集丰盈及完整之故，在整理文稿之余，急写《叩问西泠》《金陵白下》《杨疯子》三文。我在研习古文字之余，也偶作铁笔，也常向懋镕师请益印艺。西泠印社无异于当今印人总坛，但不应封闭化行业化，我对它是又叩又问，既崇敬又反思。《金陵白下》乃属卧游旧都，引论笔记与神思物外，算作是一场心灵散步或是邂逅旧梦。《杨疯子》则是写了杨凝式，与米芾、张孝祥异曲同工似的人

物，与我心有戚戚，不得不写。今秋，武英殿正在展杨凝式的《神仙起居法》，幸事也。我的小集能够付梓出版，同样也是幸运。如果一些文字能够勉强入读者目，则更加是幸事了，但我不敢奢望。人要惜福。

张翀

癸巳岁中秋节记于松清斋

目录

风入松：解味古物

镜凝菁华 002

琴心·侠骨·仕子 012

先民遗迹 心追手摹 025

如许青花 037

新郑古铜器发掘记 051

忆旧游

情断长安城 064

雁塔古思 076

金陵白下 087

叩问西泠 097

念奴娇：书画心赏

苍凉外的回望——张孝祥的词与书 112

由江山到江湖的褪色 124

颠张不颠 137

鹤舞悲风 148

杨风子 160

定风波

王世襄的琴心 172

董桥的文思 183

百年风云谁倚 194

瓦当自收藏 209

跋 220

风入松：解味古物